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十八陽

喪

雜記 禮記雜記上第二十

陸德明音義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
篇名

諸侯及士之喪事

孔穎達疏正義曰

按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於此別錄屬喪服分為上下義與曲禮櫛引分別不殊也衛是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

雖以記喪為主下篇人無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孔氏曰光前疏陳櫛詳解雜記喪禮又下篇亦雜記他事故名雜記朱申句解此記喪禮也以其旁及他事故曰雜記諸侯行而死

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以其綏復

鄭玄注館主國所致食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而宿于使有之得升屋招用寢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

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縗讀如健甯之經字之誤也縗謂旌旗之旄
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陸德明音義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轂工木及
綏依注作縗耳佳反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于羊汝反哀本又作縗保毛
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轉同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
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館賓賤之等此一
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
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
者謂主國有司所校館舍也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
雖在他國所授之食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
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
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轂上
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
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軫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
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縗也若在國中招魂則木各用其上服今在路
死則招用旌旗之縗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翼魂魄望見
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是縗而復周禮夏米云以乘車

建綏復于四郊是也。注館主至生也。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按曾子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為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合，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袞衣也。袞衣者，天子寢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袞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轂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為縷，讀如繫賓之繫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者，著妄其音，雖訓為安，此復之所用者，是綏也。縷絲旁著妄，故云綏當為縷。讀此綏字為延賓之綏者，音與延賓字聲同，此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云縷謂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車建縷，復于四郊。宋車玉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綏，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縷，夏后氏之旛，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縷，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旛，今以其綏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要義諸侯行而死，其復之制，見前注陳櫟詳解。諸侯行而死於館，行過其國也。則其復如於其國，招魂復埋。如有國中升屋，用上不如於道，如死於路，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升左轂，象東榮綏升車旁，冀魂望見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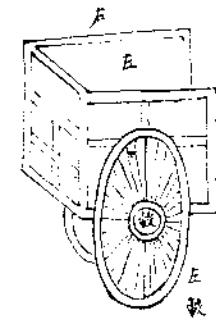
而進之。餘同前注。陳澔集說諸侯行至以其轡復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在東也。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止容一人。餘同前注。彭氏摹圖註。義國中招魂禮及圖別具。大記今具車左轂圖。餘同前注。

乘

車

左

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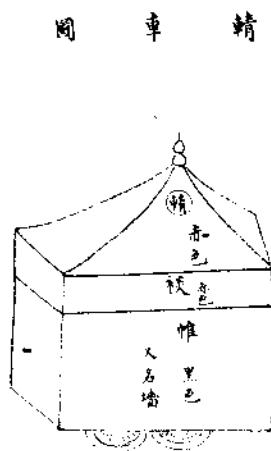
其輶有綯緝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鄭玄注。輶載輶。
將繕之車飾也。

輶取名於輶。與緝讀如。緝亦之。緝。輶。緝。赤色者也。將。輶。載。輶。之。車。飾。曰。輶。緝。謂。輶。甲。邊。緣。緝。布。裳。帷。圖。輶。者。也。裳。帷。用。緝。則。輶。用。赤。矣。輶。參。

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戴戶而歸車飾皆如之陸德明
音義輶半見反注與蒨同樞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緇必从反
本或作賓者同櫬初斂反人楚陣反與蒨絕句一本作輶讀以與字絕句
輶則音餘蒨飾上千見天下步具反緣悅絳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
明諸侯車飾轉謂戴輶之車有轂者謂輶之四旁有物棟垂象龜甲邊緣
緇布裳帷者輶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
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
此飾而後行注輶戴至如此之正義曰輶戴輶將璫之車飾也者以下
經云遂入適所璫是將璫車飾也云輶取名於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
輶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櫬櫬近戶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
櫬與蒨云讀如蒨飾之蒨者言經中輶字讀如蒨飾之蒨接左傳定四年
叔仲孫叔以精茂謂以蒨草染飾為赤色故讀此輶與彼同是亦蒨
草以染布也云櫬棺也者覆說取名於櫬義也云蒨染赤色也者說取
名於蒨草之義也云將葬戴輶之車飾曰柳者諭此經中輶非將葬車也
云族謂鼈甲邊緣者覆說精裝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族
邊緣垂於輶之四邊與輶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幕不用輶

也云案惟用緇則輶用赤矣者前雖讀輶爲旛草其色未明今因案惟用緇故知定輶爲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歛其載戶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歛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歛則曾子問云戶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歛之前車飾亦然者以戴戶樞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要義輶板之制是前陳櫟詳解緇布案惟用緇布爲案惟以圓條素錦以爲屋而行又用素錦爲屋以覆於上而後戴車始行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其輶有接至以爲屋而行輶載板之車上覆飾也輶象官室舊說輶用染赤色以旛而名旛者輶之四旁所垂下者素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鼎氏三禮圖云車名有四謂之輶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輕車輕市專切彼葬車有簷有帷皆蓋內用素錦屋此輶車有旛赤色有惟緇色內亦用素錦屋也表大記有柳車圖但彼謂葬車用簷此謂旛車用輶今亦具圖錄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輜爲說於廟門

外
鄭玄注廟所壇宮牆塗雉之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廟門以
其人自有宮室也毀或爲撤几帳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戶亦
使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挾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項
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未留之於中不悉達也陸德明

音義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并注皆同。僕音夷隱義云夷之言移也唐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乎萬及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不與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轄不毀去裳帷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棺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帷輶爲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輶一物說於殯宮門外。注廟所至遠也。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爲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官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人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轄了入廟門以其人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轄了之意輶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云輶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艱棺未可去也云凡棺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按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停於兩楹之間故尸亦僕之於此皆因殯焉云其者振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要義殯宮稱廟及振入尸入不同升階見前注疏衛湜集說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輶爲說於廟門外山陰陸氏曰經疏也以其疏

復施北方之物也死無手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綿寫謂王制明堂位夏采
云讀作綏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柱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
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綯則轔與綏赤也以玄練對耳鄭謂
轔如綏飾之綃取舊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爲轔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根
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歛前車飾亦然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
疏陳櫟詳解至於廟門子孫死於外輒拆糊祖廟人必而之義方通增所
不致牆遂入通所壻壻室也不法之是人遠薄官儀既知廟垣候故唯
轔爲說於廟門外脫去轔於廟門外以人自有官室也陳澔集說至於廟
門至唯轔爲說於廟門外廟門壻宮之門也不致牆謂不折去裳帷也
所縕在兩楹間脫轔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轔也故脫之黃
震曰抄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轔爲說於廟門外 綏鄭改爲綿盧陵
胡氏謂即沂軒升車之綏諸侯死於館舍則其招魂如在其國升屋東
榮用木而號如死於道則升車左數以象升屋東榮用沂軒之綏象沂
之木整車飾而歸瘞將入斂官惟脫帷上之轔不脫帷旁之帷
裳上者高而妨入廟門旁者留之不露根也徐同前衛送葬說

大夫士

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

則其復如於家。

鄭玄注綏亦綾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大夫以布爲轎

而行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轔車入自門至於阼階

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鄭玄注大夫轎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轎者達名也

不言裳惟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轎乃入言戴以轔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轔讀爲軫或作博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轔曰轔無轔曰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戴輶蜃軫聲相近其制同乎軫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循也廟中有戴輶以轔之禮此不月陸德明音義轔体注作軫及博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蜃慎思反附近之近脩勤倫反下同一本作轔同孔穎達疏大夫至所殯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大夫以布爲轎者以白布爲轎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轎者通名耳是有精觀近之義也

載

以轔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轔車今至家說輶唯轔車在故云載以
轔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舉自阼階升適
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
矣若柩則升自西階注大夫至不耳正義曰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
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輶革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以諸侯爲
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輶者達名也者既不用脩革舉
之而言輶者輶是根近之義通達於是大夫與士皆有根近之名也云
至門亦說輶乃入言載以轔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
而說輶載以轔車恐至家乃載以轔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
不云車不易比云載以轔車明車亦不易云轔讀高軫或作博者言經之
轔字當讀爲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轔車作木旁車字者云許氏說
文解字曰有轔曰轔無轔曰輶者有轔謂別施木爲轔無轔謂合木爲
之不施轔曰輶云周禮又有轔車天子以轔轔者按周禮遂師職共轔車
之役是天子以轔轔也云轔轔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轔車與此大夫輶
車轔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輶崇蓋半乘車之轔者此無大
議以其屬類蓋追地而行其轔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轔蓋輶辭矣周禮考

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轔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轔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轔車是不易以轔也若天子諸侯載輶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賓時則易之以轔也云廟中有載輶以轔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賓時用轔人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轔車載輶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轔故云此不肖凡在路載輶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轔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臣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輶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圉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轔車轔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轔前後出設轔轔轔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轔爲輪許叔重說有轔曰輪無轔曰轔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輶也轔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轔爲輪夫子諸侯賓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最塗龍輶謂畫轔爲龍諸侯賓亦用轔車不畫轔爲龍故喪大記云君賓用轔注云君諸侯也轔不畫龍大夫賓

不用輶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輶是大夫不用輶士輶肆見殺是亦廢輶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輶士朝廟用輶輶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輶與輶軸所以異者輶有四周輶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轎刻兩頭爲輶輶狀如長林穿程前後著金而闢軸馬是也要義臺車輶車龍輶輶軸之制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鄭大司見前注不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以布爲輶而行白布不深赤大夫周布則諸侯用布可知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輶而不易車此車石輶車餘同前注陳澔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布輶以白布爲輶也有輶者別用木以爲輶也無輶者合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輶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輶則推尸在輶車上耳故云載以輶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輶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大夫以布爲輶至適所殯不言屋當亦用素錦喪大記大夫素錦褚是也

士輶革席以

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鄭玄注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墻
德明音義葦于鬼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

一經明士贊也。葦席以爲屋者謂用葦席屈之以爲轎棺之屋也。蒲席以爲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

注言以至爲帳

正

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爲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與諸侯同按諸侯與大夫上有

轎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轎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

四邊以軒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轎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轎覆於上但文不備

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要義士贊葦席屋蒲席裳帷見前注孫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轎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

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綢布矣此皆降級之別也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注孫陳浩集說士卑故質略如此黃震曰抄大夫士死於道至蒲

席以爲裳帷大夫禮降於諸侯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士降於大夫

餘同前注疏

死

鄭玄注計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陸德明音義計者赴注及丁同

父母妻長子曰

君之臣某之某死

鄭玄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及後長子皆同

君計於

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祫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祫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鄭玄注君夫人不稱薨告

他國君謙也陸德明音義大音泰後太子同適丁歷及下文注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孔穎達疏凡計至某死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計告於君及敵者并計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祫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注君夫至謙也正義曰按下曲禮云請俟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

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按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祫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按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計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人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接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許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祫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祫今君薨而云不祫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許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考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祫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按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薨名改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祫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祫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衛湜集說凡計於其君至適子某死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計不同盟蓋不計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

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惠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附于始故不曰薨鄭氏曰先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曉譏詳解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許告死之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父母妻長子至某死凡臣於其家喪則主者君計於他國之君至適于某死諸侯同盟則計吉夫人不稱薨吉他國君諱之不指斥鄭國君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太子皆不云告於執事家上文所論同前疏陳曉集說凡計於其君至適于某死君與夫人計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凶事不敢直指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君身也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